

或許他就是我的遠親

月梅覺得自己才抽一千多西西的骨髓液就已經這麼疲累，
那受髓者要承受多少苦呀！
她頗有感觸地說：「記得父親說過，我的祖先來自福建。
這次受髓者是大陸人，或許是我的遠房親戚呢！」

◎ 慈 烘

戴月梅，嬌小的身材，甜甜的笑容，像個小女孩，很難讓人相信是位有次捐髓計畫。大約是四五年前的一個假日，月梅和同事逛街，路過台北火車站，慈濟正舉辦捐髓驗血活動。當時她只覺得可以幫助人，也未多瞭解，只是問：「我體重只有四十三公斤，可以參加嗎？」師姊告訴她：「可以呀！女生超過四十公斤就可以。」於是和同事當場加入抽血行列。

救人的機緣要把握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一日，月梅剛下班返家，遠遠見到一位穿著慈濟制服的師姊站在公寓門口，正準備按電鈴。她趨前問道：「請問找哪位？」

「找二樓的月梅小姐。」

「我就是。」

「妳就是月梅呀！」師姊顯得喜出望外，但看到月梅瘦弱的身體又似有點心疼。於是，牽著月梅的手，走到巷旁的街燈下，鄭重地問：「請問妳有參加慈濟捐髓驗血活動嗎？」

「有！」月梅點點頭。

「恭喜妳被配對上了！」師姊笑著又說：「這是萬分之一的機會哦！」

對這突來的訊息，月梅有點意外。師姊先介紹自己是慈濟台北區骨髓關懷小組的洪文珠，又詳細解說捐髓的意義和過程。月梅瞭解自己的責任，堅定地說：「既然有緣分配對到了，我就要把握這分緣去救人。」

於是，她就在昏黃的街燈下簽妥同意書。臨走時，文珠師姊像媽媽一樣叮嚀著：「你要多吃些營養的食物，才有體力捐髓。」

去年十月八日，文珠師姊接到骨髓捐贈中心要月梅抽血作進一步確認的通知。雖然事隔一年多，但文珠腦海裏對月梅瘦弱的身影印象深刻，有點擔心她是否能承受，就詢問中心有無其他人選。得到的回答是，原本另有兩位可配對，但一位不幸罹患乳癌，另一位有身孕，所以月梅是目前唯一的捐髓人選。

眾裏尋她千百度

文珠師姊隨即再度造訪月梅，發現月梅全家早已搬家。住其樓下多年的鄰居熱心轉告，因房東要出售房子，月梅全家於四、五個月前遷入自購的新居。熱心的鄰居是慈濟的長期會員，還抄來新居電話給她。

但文珠師姊撥了幾次電話，對方竟然是一家預拌混凝土場。以為電話抄錯，經確認後，原來是當初匆忙留下的電話就有筆誤了。

怎麼辦呢？正在發愁時，抬頭一望，看到二樓貼著一張「售」屋紅紙廣告。文珠師姊心想，或許這是唯一的希望。於是鼓足勇氣，發揮慈濟人鍥而不捨的精神，照著廣告的電話打去給那家售屋公司。文珠師姊先表明身分，再解釋為了搶救生命救人，一定要知道原房客電話。經再三懇求，售屋公司答應問房東看看。結果等了十幾分鐘，鈴聲響起。「這是一通可以救人的電話。」憶起當時的心情，文珠師姊充滿感恩地說。

當文珠師姊拿起話筒，回想起月梅曾說過，母親常年洗腎，父親又患有遺傳性糖尿病，因此最好暫時不告訴雙親捐髓的事。文珠師姊很能體會月梅的一片孝心，但同時又想到還有一個家庭正朝夕盼望著救命骨髓。文珠師姊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默禱一切皆順利圓滿。

不久，電話另一端傳來中年男子的聲音，應該是月梅的父親吧！「阿伯，恭喜您搬新厝。」文珠師姊先祝福讚歎，再介紹自己是以前的社區鄰居。知道是老鄰居來電，阿伯顯得很高興，

但提到月梅，便難過起來。原來月梅的母親剛往生，自己又有糖尿病，也為兩個女兒的婚事操心不已。文珠師姊便盡力安慰阿伯，再找時間聯絡剛好外出的月梅。

終於聯絡上了！月梅在電話中驚訝地說：「怎麼這麼久都一直沒消息，我以為不用捐了。搬家後，我想我是慈濟會員，應該會有資料。真對不起，讓您增加許多麻煩。」

「不是不用捐，是要配合對方的需要和時間。」文珠師姊回答。

為救人我要活得更好

次日，兩人相約在慈濟台北分會醫務室見面，準備抽十西西血液作進一步檢驗。

「妳長胖了！」文珠師姊看到月梅稍顯豐腴的雙頰，興奮地說。

「我聽師姑的話，這一年來想到為了救人，每天努力多吃有營養的食物。」

十一月八日，文珠師姊陪同月梅搭機赴慈濟醫院做健檢，包括心電圖、照X光、驗血、驗尿等。一週後報告結果是「一切正常」。月梅欣慰地說：「慈濟考慮周全，捐髓者身體必須在完全健康下，才能做捐髓手術。」

十一月二十三日，月梅由慈濟人陪伴到台北市南海路捐血中心抽二百五十西西自備血，兩週後再抽一次。平時有點貧血的月梅，當時體重雖增加至四十四點五公斤，但尚未達捐血的標準體重四十五公斤。月梅表示，當時難免擔心身體不能負荷，但是為了救人，告訴自己一定要克服，並勇於承受。

文珠師姊接到通知，轉達月梅捐髓日期已安排在十二月十七日，必須在前一天到慈濟醫院報到。又向月梅解釋受髓者在骨髓移植前必須經歷殲滅療程（Total Body Irradiation），就是將體內癌細胞及正常造血細胞完全殲滅，因此必須住在無菌室裏等待新骨髓的移植，而月梅是天底下唯一可以救他的人。

月梅聽了以後，堅定地說：「我的身體連捐血都不符合資格，感恩慈濟給我捐髓救人的機會，我一定會把握。」

在等待捐髓的日子裏，月梅向曾是捐髓者的興雅國小楊冬梅老師請教移植手術的注意事項及調理經驗。因此月梅下班後，除例行家事外，還耐心燉熬四物湯、杜仲湯等，每天努力藥膳補身，希望捐髓時的健康達到最佳狀況。

或許他就是我的遠親

期待的日子終於來到了！十二月十六日下午，文珠師姊親自送月梅到松山機場搭機；抵達花蓮時，花蓮關懷小組的師姊早已等待著送月梅至慈濟醫院報到。體重已增加至四十六公斤的月梅此刻稍稍心寬，這是努力後的成果。

原本在大陸上班的妹妹特地請假一週回台，專程赴慈濟醫院陪伴月梅。「我想邀妹妹來作伴就可以，沒想到花蓮的幾位師姊竟日夜輪班陪我。」月梅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我知道她們都要放下原有的工作，很感恩她們。」

頭一次住院的月梅，就領受到慈濟人如對待親人般的照料。隔天一早進行抽髓手術，從沒住過院、打過點滴的月梅，才剛打了麻醉針，還來不及看清手術室時便睡了過去；睜開眼後已在恢復室。醫生吩咐至少要平躺四至六小時，壓住兩側腸骨，避免因抽髓留下的針孔傷口再流血。感覺很累，月梅又睡著了。

再醒來時，是躺在原先的病房內。師姊煮來枸杞湯，妹妹在病榻前餵食。月梅覺得自己才抽一千多西西的骨髓液就已經這麼疲累，還需要人服侍，那受髓者要承受多少苦呀！她頗有感觸地說：「記得父親說過，我的祖先來自福建。這次受髓者是大陸人，或許是我的遠房親戚呢！」

滿心期待與他「相見歡」

手術後次日，月梅還是有點頭暈。的確，以一位一百四十七公分高，四十六公斤的嬌小女子，若沒有救人的大愛勇氣，是很難承受這番折騰。在旁陪伴的妹妹雖然心疼，但肯定地說：「我們從小就一直看著父母經常為病所苦，做子女的都幫不上忙。這次二姊能捐髓救人，我全力支持配合。」

下午出院搭機回台北，月梅還是很虛弱，所有的行李全落在妹妹身上。當時外面下著大雨，正準備叫計程車，突然看到文珠師姊來接機。妹妹又感恩又高興地說：「看到師姑來，就像看到家人一般，慈濟人真是照顧得無微不至呀！」

返家後，月梅仍然臥床休息，妹妹則利用剩餘假期勤做家事。「我希望對方平安健康，並致上深誠祝福。期待能在明年的『相見歡』活動時和他見面。」月梅遙想遠方，充滿無限期待。

（本文主角因捐髓未滿一年，依國際慣例，保留原名，謹以化名表示，且不刊登照片。）